

震旦

ZHENDAN

凤歌著



~ 仙之隐 ~

WRITTEN BY FENGGE 2012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震旦 I / 凤歌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492-0849-4

I. ①震… II. ①凤…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3438 号

本书由凤歌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震旦 I / 凤歌 著

-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 主 编 | 李 靖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责任编辑 | 吴曙霞 |
| 特约编辑 | 颜 燕 |
| 装帧设计 | 李 婕 |
| 印 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0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5.5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0849-4 |
| 定 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目 录



赶考	买卖	进京	吹花郎	巧遇	失落	返真	魔徒	道者	幽宅	楔子
217	189	171	143	119	091	071	047	025	009	007



震旦是古代中国的称谓，也可理解为“东方日出的地方”。

这一本书，讲述的当然是一个东方色彩的幻想故事，

尽管子虚乌有，可也还算曲折有趣。

如果你还有梦想，那么，翻开这一本书，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凤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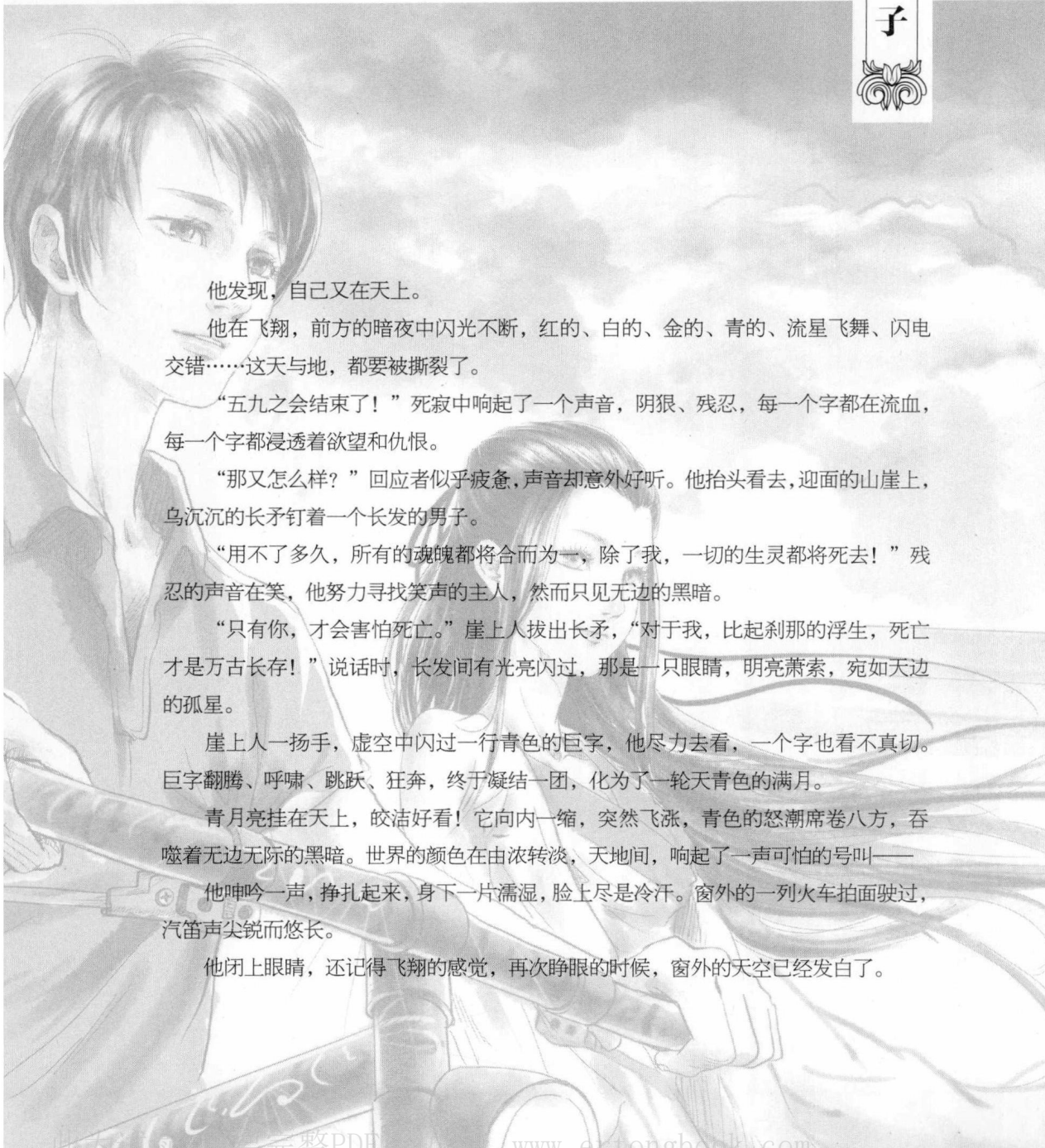


目录

赶考	买卖	进京	吹花郎	巧遇	失落	返真	魔徒	道者	幽宅	楔子
217	189	171	143	119	091	071	047	025	009	007



楔子



他发现，自己又在天上。

他在飞翔，前方的暗夜中闪光不断，红的、白的、金的、青的、流星飞舞、闪电交错……这天与地，都要被撕裂了。

“五九之会结束了！”死寂中响起了一个声音，阴狠、残忍，每一个字都在流血，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欲望和仇恨。

“那又怎么样？”回应者似乎疲惫，声音却意外好听。他抬头看去，迎面的山崖上，乌沉沉的长矛钉着一个长发的男子。

“用不了多久，所有的魂魄都将合而为一，除了我，一切的生灵都将死去！”残忍的声音在笑，他努力寻找笑声的主人，然而只见无边的黑暗。

“只有你，才会害怕死亡。”崖上人拔出长矛，“对于我，比起刹那的浮生，死亡才是万古长存！”说话时，长发间有光亮闪过，那是一只眼睛，明亮萧索，宛如天边的孤星。

崖上人一扬手，虚空中闪过一行青色的巨字，他尽力去看，一个字也看不真切。巨字翻腾、呼啸、跳跃、狂奔，终于凝结一团，化为了一轮天青色的满月。

青月亮挂在天上，皎洁好看！它向内一缩，突然飞涨，青色的怒潮席卷八方，吞噬着无边无际的黑暗。世界的颜色在由浓转淡，天地间，响起了一声可怕的号叫——

他呻吟一声，挣扎起来，身下一片濡湿，脸上尽是冷汗。窗外的一列火车拍面驶过，汽笛声尖锐而悠长。

他闭上眼睛，还记得飞翔的感觉，再次睁眼的时候，窗外的天空已经发白了。



幽宅





城市醒来了。

晨光勾勒出大城的轮廓，这只钢筋水泥的怪物，几十年来鲸吞蚕食，低矮的房屋接连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挺拔时髦的楼宇。

但在南郊河边，坐落着一座古旧的老宅。宅子有上下两层，圈了一道围墙。那破败的样子，活是模特儿堆里混进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一辆出租车停在老宅前面，一个少年下了车。他十四五岁，眉宇间带着不合年纪的忧郁，身子稍嫌单薄，似乎比起旅行箱还要小些。

宅门上有门铃，少年伸手一摁，响起一串刺耳的铃声。

啪，门上开了一扇小窗，露出半张皱巴巴的脸，两只眼睛光亮亮的，像是泥土里埋藏的珠宝。

皱脸一言不发，只是上下打量，少年微微窘迫：“我叫方非，请问……这里是锦水路八号吗？”

门吱呀开了，一个银发老妇站在那儿，穿着泛黄的白衬衫，手里摇着一把蒲扇，她的神态恬静安详，像是老照片里走出的人物。

“方可的儿子吗？”老人的嗓音微微沙哑。

“我是！”少年迟疑一下，“您是……龙奶奶？”

“龙奶奶？真难听！”老妇笑了笑，“还是叫我伯祖母吧……”她的目光向下一扫，“你的包？”

方非还没回答，老妇人就拎起了两个大包，她的力气惊人，一阵风走进客厅，直上二楼，推开一道房门，迎面涌来霉湿的气息。

“这是你伯祖父去世前的书房！”老人打开窗户，窗外是一条幽绿的河水，水势

平缓无波，河上漂浮着一股臭味。

“……别随地吐痰，字纸丢进垃圾桶……”老人忽又问，“你读初三？”

“啊？”方非根本没听，抬起头来，两眼茫然。

“新学校不远，你明天就去上学！”说完这话，伯祖母就消失了。

空旷的书房里，只剩下了方非一人，他打开旅行箱，取出来一张合影，上面一家三口，方非站在中间，左边是一个中年男子，相貌平常，戴了一副无框眼镜；右边的女子挽着儿子的胳膊，瓜子脸微微带笑，目光沉静而温柔。

“都结束了吗？”捧着冰冷的相框，悲伤突如其来，一下子把这孤儿吞没了！

方非在东边的大都会长大，父亲方可是个小商人，经营一家裱糊店；母亲安岚是一位古琴教师，教了很少几个学生。家境不宽裕，但也过得去，年初刚刚搬了新居。可惜好景不长，方可夫妇乘车途经高速路段，发生了一次连环撞击。

夫妇俩没什么亲戚，葬礼是裱糊店的店员帮忙料理的；买不起墓地，骨灰就近撒在海里；房子的首付很低，失去信用以后，银行不花一文就收回了。

正走投无路时，方非收到了一封快递信。来信十分简短，少见地用毛笔写满一纸。

来信人姓龙，自称是他的远亲。她从报上知道了方可夫妇的死讯，正好自己无儿无女，希望方非前来陪伴，并乐意负担他的食宿和学费。

这封信救了方非一命！信里还有一张火车票，他对着车票想了一晚，终于决定碰碰运气。他踏上了西行的列车，经过两天一夜，来到了这座灰蒙蒙的城市。

悲伤持续了一天，到了晚上，方非才下楼吃饭。饭菜丰盛可口，他一边吃着，一边打量四周——家具乌沉沉的，不知道是什么木材；向门的墙壁上，挂了一张墨龙大画，张牙舞爪，挥洒淋漓，美中不足的是眼窝空白、没有点染龙睛。

“瞧什么呢？”伯祖母端起一根长长的烟管，烟锅里盛着翠绿的干草，取火点燃，满屋子都是浓郁的香气。

“这条龙怎么没有眼睛？”方非没话找话。

“没听说画龙点睛吗？”老妇人笑了笑，“点了眼，这东西就飞了。”

方非听得别扭，看了老妇一眼：“画龙点睛，那不是传说吗？”

“传说？”袅绕的烟雾让老人的笑容模糊起来，“也许是吧！唔，你做梦吗？”

“做……做的。”

“梦到些什么？”

“梦见自己在飞。”方非盯着饭桌上的大理石，石头上的花纹叫人迷乱，“可醒来

的时候，总是躺在床上。我也梦到爸爸妈妈，可他们，已经……死了……”

伯祖母默不作声，一口口吐着烟雾，烟圈在空中聚成小鹿小马，还有小狮小兔，此起彼伏，互相追逐。方非惊讶极了，定眼细看，这些小小的烟兽又消失了。他忍不住轻轻叫出了声：“这、这是怎么变出来的？”

“这不是变出来的……”老人笑了笑，“这是你的想象。你不去想，它就是一团烟气，你想了，它就变得任何东西……”她俯下身子，凑近方非，笑容十分诡秘，“你不去想，那就是传说，你想了，那也许就是真的……”

一边的老摆钟敲响了八点！老人似乎想起了什么，放下烟杆，端着剩下的牛尾汤出门去了。

回来时汤碗已经空了。二人闲坐无语，直到香草燃尽。

“早些睡吧！”老人起身说，“附近是工地，晚上有动静，你也不要多心！”说到这里，她眨了眨眼，“希望你今晚也能飞。”

“那只是梦！”

“那就做个好梦吧！”老妇挥了挥烟杆，消失在湘妃竹帘的后面。

列车上颠簸了一晚，方非不胜疲惫，老式的大床宽敞舒适，不由他不酣然入睡。

睡梦中，画上的墨龙活了过来，一圈圈地缠绕在方非身上。祂瞪着少年，两眼空空洞洞，猛然间，空洞里窜出一大群绿头苍蝇，嗡嗡地向他扑来……

方非吓了一跳，突然惊醒，一张眼，床前悬了两点绿光，大如酒杯，阴森怕人。

“谁？”他的心被挤了一下。

绿光消失了，似有什么飘出门去。门扇来回晃动，发出吱呀呀的声音，门外吭哧吭哧，传来巨大兽类的喘息。

方非的血全都涌到了头上，他噌地掀被下床，双脚落地，浑身一阵战栗。

门户大开，喘息时断时续，方非口干舌燥，心子快要挣破胸膛，他的身子像是中了邪，不停脚地向前走去。眼前不辨东西，只有化不开的黑暗，白天短短的一条楼道，这时幽幽沉沉，无穷无尽。

喘息声越来越近，奇特的恐惧攥住了身心——前方绿芒一闪，炽亮起来，紧跟着，黑暗里响起一声吟哦。这呻吟十分可怕，不像是人世间的任何生物，起初十分细微，渐渐响如闷雷——

一阵头晕心悸，方非哆嗦了一下，意识模糊起来……

醒来时天已亮了！

方非坐起身来，夜里的怪事还历历记得，只有躺回床上的一段没有印象。他疑心是梦，可又感觉无比真实——踩踏楼板的触觉还在，听见的呻吟似乎还在耳边。

这栋房子不太对劲！方非心里突地一跳，看了看四周，慢慢起身下楼。

老妇人已经起来了，正在槐树下散步。大树浓荫茂盛，树下长满了如丝的碧草，香气浓郁不散，像极了昨晚的烟气。

“睡得好吗？”老人开口就问。

方非支支吾吾，大意是说，后半夜不太安稳。伯祖母笑笑说：“那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人换张床也睡不安稳，何况是换了一座城市呢？”方非低头不语，满心想着昨晚的怪事，只觉似梦非梦，简直无从说起。

“会骑车吗？”老人又问。

方非答会，伯祖母说：“后面院子有一辆单车，旧归旧，可还结实，我刚上过油，你骑了去上学吧！”

方非吃了饭，去屋后取车。目光扫了一圈，才见围墙边上靠了一个黄乎乎的东西，远看是一堆废铁，近了才看到点儿单车的样子。

车子式样老土，提一提，还重得可以。方非宁可走路上学，也不愿沾惹这件古董。但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愿住这院子，也不想去新的学校，可这一切，他无从选择。

呆了一会儿，正想扶车上去，冷不防角落里窜出一道黑影，来势又快又猛，砰的一声，将他狠狠抵在墙上。

方非的后脑一阵剧痛，小腿擦过单车，蹭破了一大块油皮。就在他的面前，人立着一条牛犊大小的黑狗，两眼绿光闪闪，猩红的舌头吐得老长。

少年背靠墙壁，不敢妄动，大黑狗的舌头扫过左脸，又热又湿，方非汗流浹背，整个人快要虚脱了。

“黑魁！”伯祖母的声音响了起来。那狗放开方非，龇起獠牙，发出一连串低沉凶猛的吠叫。老妇俯下身子，摸了摸黑狗的脖子，狗眼中的凶光微微收敛，狂吠化为了一声呜咽，它匍匐下来，闭眼享受主人的抚慰。

老人有些伤感，轻声说：“黑魁年纪大了，疑心病重，总是怕贼来偷东西。”

方非这才发现，黑狗个头虽大，可是老迈脱毛，身上一块黑、一块白，凋敝得不成样子。伯祖母一面抚摸，一面叫唤“黑魁”，老黑狗的鼻子呜呜咽咽，听起来有一种凄楚的意味。

方非忍气吞声地推车出门，上车时一蹬踏板，轴承发出刺耳的惨叫。他拿出一张本市的地图，老妇人用红笔圈出了学校的位置，红圈里是学校的全称——西望外国语（贵族）精英中学。